

GenAI 时代海外新手汉语教师数字身份认同的过往情感调节：一项 Q 方法实证研究

孙志超 *

赵小亮

西南林业大学, 中国

马晓柯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正在引发语言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教师的技术接受意愿, 而对情感体验对身份重构的深层调节机制关注较少。本研究以维果茨基 “过往情感” (Perezhivanie) 理论为基础, 采用 Q 方法对来自 15 个国家的 30 名海外新手汉语教师进行调查, 经因子分析发现, 存在三类典型情感调节模式: (1) 经验叙事型: 这类教师将自己过往的专业积累转化为叙事资源, 并在人机协作过程中确认自身的专业价值, 进而实现相对稳定的身份重构; (2) 情感规避型: 教师会受防御性情感主导, 倾向通过规则规避掉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 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的身份协商状态; (3) 情境依附型: 教师表面拥抱 GenAI 变革, 然而内心却有所保留, 其认知认同和实际行动间存在明显脱节, 身份重构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研究发现, 过往情感经验的叙事化程度是 Perezhivanie 调节效能的核心变量。尽管三类教师应对路径不同, 但他们均未因 GenAI 冲击而产生根本性的身份崩塌, 专业身份意识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情感底线。本研究不仅打破了传统技术接受模型的分析框架, 也为国际中文师资培养从 “技能本位” 转向 “情感逻辑识别” 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海外新手汉语教师, 数字身份认同, 过往情感 (Perezhivanie), Q 方法

1 引言

近年来, 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正极大地重塑着教育生态, 给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 (蔡薇等, 2025), 教师的教育实践正历经着前所未有的重构 (宋继华等, 2025)。GenAI 有效地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 减轻工作负担; 然而, 它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 (许悦婷、古玥, 2025)。随着 GenAI 逐渐替代部分教学功能, 传统语言教师的 “知识权威” 地位受到强烈冲击, 甚至面临角色可能被边缘化的风险 (宋继华等, 2025)。这种 “权威危机” 对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尤为严重, 他们正处于跨文化适应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 zhichaosun@swfu.edu.cn

初期,本就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冯凌宇等,2022),GenAI的强势介入进一步迫使他们必须在人机协同的数字生态中重构身份认同,这意味着从静态的“身份结果”转向动态的“身份生成”(段俊吉,2025)。

在此背景下,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为理解教师在技术变革中的情感体验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提升教师的心理幸福感和职业满足感(赵欣等,2026),积极心理学推动了对情绪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通常把教师视为被动的技术执行者,关注教师对GenAI的接受与使用意愿,而忽视了他们在面对复杂技术环境时的情感深度和认知互动,然而这些因素对数字身份的重构却有着重要影响。Perezhivanie理论强调个体情感体验与认知过程的交互作用,适用于分析教师在面对技术挑战时的情感动态。因此,本研究基于维果茨基的“过往情感”理论,深入探讨教师在技术环境中的情感体验及其对数字身份的影响。鉴于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的主观性与复杂性,本研究采用Q方法学——一种专门用于量化分析人类主观性的混合研究方法(彭剑娥、许宏晨,2025),对来自15个国家的30名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围绕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展开:

RQ1: 在GenAI时代,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在建构数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呈现出哪些典型的主观情感调节模式?

RQ2: 海外新手汉语教师的过往情感经验(Perezhivanie)如何作为调节机制,影响其在GenAI教学情境中的数字身份重构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GenAI时代的语言教育与教师角色重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正在重塑语言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传递逻辑。GenAI工具可辅助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设计,并根据学生个体节奏生成差异化学习路径,推动教学模式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跃迁(蔡薇等,2025)。DeepSeek凭借开源生态与中文数据优势,尤为契合国际中文教育场景,引发学生学习方式的深层转变,推动教师角色从经验传授者转向人机协同的设计者,“师一生一智”共联所形成的“具身耦合”更能触发超越个体的涌现性智能(宋继华等,2025),由此为国际中文教育催生了全新的教学生态。

然而,现有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技术接受偏向”。大量研究聚焦于教师对技术的使用意愿、接受程度及效能的评估(丁俊峰、王亚敏,2025;赵倚墨、王婧阳,2025;谢竞贤、王靖,2026),将教师定位成技术的被动使用者,而非具有情感温度的专业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在技术整合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较少关注教师如何在技术环境中主动调整和重构自身的专业角色。事实上,教师绝不仅仅在使用技术,他们也在积极参与并塑造教育技术的应用。因此,研究教师数字身份认同尤为重要。研究关注教师如何在GenAI浪潮中重新理解和构建自身的专业身份,从而展现他们在技术整合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2.2 教师数字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的核心在于回答“我是谁、我与他人是何关系”(Hogg & Abrams, 2006)。教师身份认同延续这一内核,指教师对自身专业角色的持续反思与建构,它受到过往经历、重要他人等影响(Othman & Aljuhaish, 2021; Wang & Mason, 2023),在语言教育领域,这一概念被广

泛用于理解教师的专业生活 (Richards, 2023)。数字技术的介入催生了“教师数字身份认同”。段俊吉 (2025) 将其界定为教师教学能力、职业素养等信息的符号集合, 强调数字环境中教师专业形象的外显与表征。然而, 随着 GenAI 的全面渗透, 这一静态的符号化界定面临根本性挑战。GenAI 深度介入备课、反馈与内容生成, 持续重塑着教师的专业角色边界 (宋继华等, 2025)。教师不再只是数字工具的使用者, 而是与智能系统持续博弈、协商的能动主体。与此同时, 传统教学中依赖真实课堂互动所形成的“镜像”机制——即教师通过师生反馈确认自身专业价值的过程——也随之被改变: 教师可能因 GenAI 代替部分核心教学功能而失去这一反馈来源, 这使教师难以形成准确的专业认知, 进而影响身份归属感 (周东, 2024)。在此背景下, 教师数字身份认同成为人机协作情境中对“我是谁”“我的价值何在”等问题的持续协商与重构 (Robson, 2018)。

基于此, 本研究将 GenAI 时代的教师数字身份认同界定为: 教师在 GenAI 介入的教学环境中, 围绕自身专业角色持续进行的认知、协商与重构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认知维度, 指教师对自身角色定位与专业价值的持续理解与更新; 情感维度, 指教师在人机协作实践中产生的情感体验及其对身份归属感的调节; 行为维度, 指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主动适应、抵抗或整合 GenAI 的实践选择。三个维度共同构成教师数字身份认同动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以教学能力、职业素养与专业价值观为内核, 以人机协作实践为情境载体。

然而, 现有研究对教师数字身份认同的探讨多集中在认知层面, 情感与行为层面的实证考察仍相当有限, 尤其是在特定群体中, 研究如何跨越这三个维度完成身份重构较为薄弱。海外新手汉语教师面临跨文化适应压力与 GenAI 技术冲击的双重挑战, 在其数字身份建构过程中, 存在文化离散与技术嵌入的双重复杂性。对此, 鲜有研究予以关注。填补这一空白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2.3 过往情感

过往情感 (Perezhivanie) 是维果茨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Vygotsky, 1971)。在英文中, 它常被译作 experience、lived experience 或 emotional experience, 本文采用中译名“过往情感” (秦丽莉等, 2019)。在 Perezhivanie 的理论框架中, 认知与情感是个体主观经验中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组成部分 (Vygotsky, 1987; Lantolf & Swain, 2019)。Veresov (2019) 将 Perezhivanie 分为两个核心要素: 作为行为的情感体验和作为内容的情感体验。因此, Perezhivanie 作为分析单位, 既涵盖个体对外部情境的感知, 也反映其内在的认知图式与情感积淀 (Lantolf & Swain, 2019)。在面对特定情境时, 个体会依次经历认知层面的感知与诠释, 情感层面的评估与共鸣, 最后是行为层面的回应与实践。这一认知—情感—行为链条的动态转变, 体现了 Perezhivanie 如何作为一个综合的分析单位, 揭示个体在复杂情境中的心理机制与发展路径。

自 2023 年起, 积极心理学逐渐进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相关研究聚焦于学习者的性格特质与情绪体验 (赵欣等, 2026)。Zhao et al. (2024) 探究坚毅、焦虑、愉悦对线上中文学习水平的协同影响, 证实了坚毅和愉悦情绪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路径, 并肯定了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Zhao et al. (2025) 探讨了羞怯、愉悦和无聊在课堂参与中的作用, 发现人格特质和情绪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影响。Zhao & Wang (2026) 发现了 AI 工具在改善学习者情绪方面的潜力, 揭示了不同语言能力水平学习者的情绪差异。然而, 相较于学习者, 教师在这一领域的情感体验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区别于国际中文教育, 在外语教育中, Perezhivanie 被广泛用于探索教师情感的研究中。Qin & Niu (2025) 通过研究日语教师在技术辅助教学中的身份变化, 揭示了情感体验在技术环境中的重要性。此外, 秦丽莉、Ali Derakhshan (2025) 提出

的“认知—情感—行为”框架,进一步展示了情感体验如何影响教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情境下的反应。这些研究表明,Perezhivanie 理论适用于分析教师在复杂技术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因为它强调情感与认知的交互作用。尽管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类似的研究仍然稀缺。因此,本研究基于 Perezhivanie 理论,深入探讨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如何通过过往情感经验,调节其在 GenAI 情境下的数字身份认同。这不仅丰富了我们教师专业身份的理解,也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研究视角。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Q 方法。Q 方法起源于美国社会学家 William Stephenson 的研究,作为一种混合方法,其核心内涵在于主观性、可排序性、因素性和辩证性 (赵倚墨、王婧阳, 2025)。Q 方法旨在联结主客观世界,运用统计手段探究人类主观性结构,兼具量化与质性方法的特点 (郑咏滢, 2023)。与传统量化工具 (如李克特量表) 不同, Q 方法使参与者能够在不受研究者预设问题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表达个人观点 (Watts & Stenner, 2012), 并有助于探索群体内部共享的核心感受 (Irie, 2014)。Q 方法的方法论优势在于,它既能通过量化手段提取具有统计意义的模式,又能通过对特征陈述的质性解读赋予这些模式以意义深度,因而特别适合探究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等高度主观且难以标准化测量的研究议题 (彭剑娥、许宏晨, 2025)。

基于上述特质, Q 方法在本研究中具有独特的适切性: 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在 GenAI 情境下的情感调节立场本质上是高度个体化、难以量化归约的主观经验,而 Q 方法恰能在保留这种主观性的同时,系统呈现不同 Perezhivanie 机制在教师群体中的分布形态与结构差异。

3.2 数据收集过程

本研究严格遵循 Q 方法的标准操作程序 (Watts & Stenner, 2012), 数据收集过程依次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建立 Q 集、建立 P 样本、实施 Q 排序。

3.2.1 建立 Q 集

Q 集是指围绕某一研究主题所能收集到的全部相关陈述的总和。本研究的话语集合来源于两个渠道: 一是系统梳理 GenAI 与语言教师情感调节相关领域的文献,检索范围涵盖教师数字身份认同、过往情感 (Perezhivanie)、Q 方法应用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语言教育等主题,共纳入相关文献约 50 篇;二是对 3 名海外新手汉语教师进行半结构化预访谈,主要围绕教师在 GenAI 介入教学情境中的情感体验、身份困惑与应对策略等核心议题展开,每次访谈时长约 30 至 45 分钟。在此基础上,结合维果茨基 Perezhivanie 理论中认知、情感与行为辩证统一的核心观点,并参照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三维结构,本研究构建了认知 (信念与角色重构)、情感 (体验与历史共振)、行为 (实践与能动性) 三个维度,以及积极 / 拥抱、消极 / 防御、矛盾 / 协商三种情感调节倾向的 3×3 结构化矩阵。

在精炼 Q 集的过程中,研究团队遵循以下筛选标准: 首先,删除语义重叠或表述相近的陈述,保留最具代表性者;其次,剔除措辞模糊、指向不明或难以在 -4 至 +4 量表中进行主观排

序的陈述;再次,确保每个维度与每种情感调节倾向的陈述数量均衡分布,以维持矩阵结构的平衡性。此外,初步筛选后的陈述经由两位具有Q方法研究经验的学者进行专家审查,并对3名海外新手汉语教师进行小规模预测试,根据反馈进一步调整措辞与结构。最终从话语集合中精选出36条Q陈述句(3个维度×3种情感调节倾向,每格4条,共36条),构成本研究的Q样本(详见附录)。

3.2.2 建立P样本

本研究共招募自愿参加的海外新手汉语教师30人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正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工作;(2)教龄不超过5年;(3)在教学中有使用GenAI工具的经历。30名参与者中,男性1名,女性29名,分别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五大洲共15个国家,具体包括:蒙古国6人、美国3人、阿塞拜疆3人、英国3人、泰国3人、罗马尼亚2人、西班牙2人、马里1人、意大利1人、新西兰1人、老挝1人、越南1人、毛里求斯1人、印度尼西亚1人、柬埔寨1人。上述多元背景有助于捕捉不同跨文化情境下教师情感调节模式的差异性,同时保证了Q方法所要求的主观性样本的代表性。

根据Q方法的方法论要求,参与者数量须少于Q陈述句数量,以保证因子分析的统计稳定性(Watts & Stenner, 2012)。Watts (2015)建议样本量范围为20至40。本研究30人对36条陈述句的设置符合这一标准。

3.2.3 实施Q排序

数据收集以线上方式进行。研究者通过数字分类软件Quince向参与者发放电子版Q排序任务并附以指导语:“作为海外新手汉语教师,您如何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教学中的应用,并在此过程中调节自己的情感?”参与者须将36条陈述句按照“最不同意”到“最同意”的方向,依据个人主观感受排列在-4至+4的强制正态分布网格中(见图1)。各列可放置的陈述句数量依次为:-4(2张)、-3(3张)、-2(4张)、-1(5张)、0(8张)、+1(5张)、+2(4张)、+3(3张)、+4(2张),共计36张。排序完成后,研究者对每位参与者进行了简短的半结构化访谈,重点追问其将特定陈述置于+4和-4极端位置的原因,以及过往学习或教学等经历如何影响其选择,为后续质性解读提供依据。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收集到的30份有效Q排序数据导入KADE 1.3.0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初始因子,并运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Varimax Rotation)简化因子结构(Watts & Stenner, 2012)。因子保留遵循以下标准:1)特征值大于1.0;2)累计解释方差不低于40%;3)每个因子至少有两个显著负载的参与者($p < 0.01$)。此外,结合汉弗莱法则,提取因子内两个最高负载的叉积大于标准误差两倍的因子(Brown, 1980)。经计算,最终提取3个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49%。显著负载临界值根据公式 $2.58 \times (1 / \sqrt{36}) = 0.43$ 确定($p < 0.01$)。在30名参与者中,24人在单一因子上产生显著负载(因子1=14人,因子2=6人,因子3=4人),其余6人为混杂或不显著负载,未纳入核心因子解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鉴鹿秀川、郑咏滢(2019)和Yuan et al. (2024)的分析方法,根据各因子的因子得分序列与区分性语句,结合事后访谈的质性资料(采用NVivo 14进行主题编码),对每个因子进行命名与特征解读,提炼典型的情感调节模式。

图 1 Q 排序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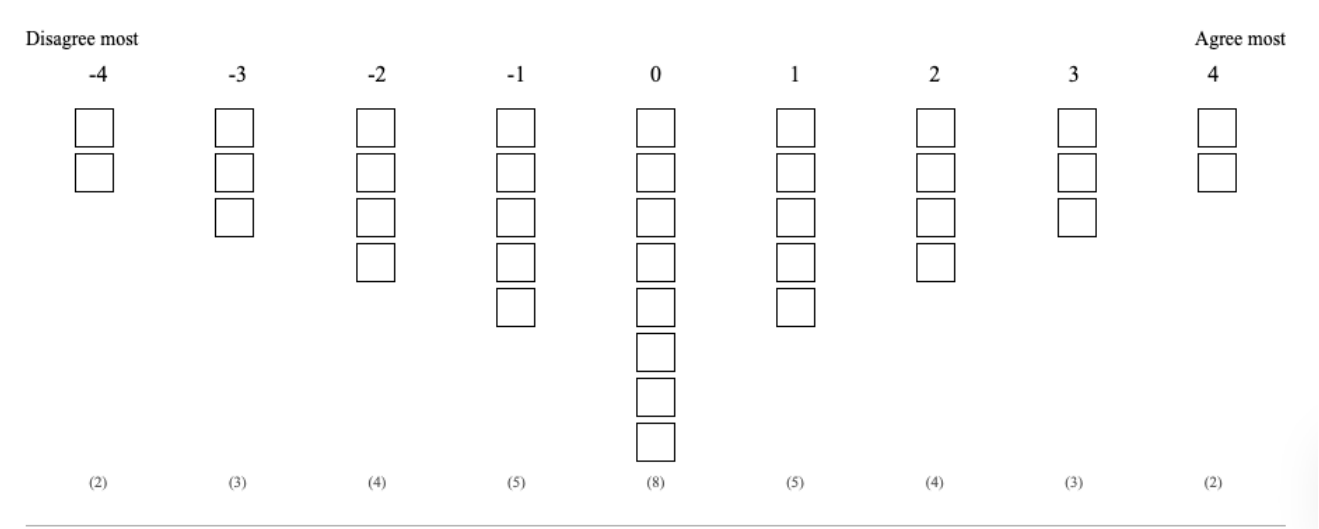


图1 Q排序强制正态分布网格（共36条陈述句）
注：每个“□”代表一个放置陈述句的位置。参与者将36条陈述句逐条放入对应分值下方的方格中，形成从“最不同意”到“最同意”的强制分布。

4 研究结果

4.1 因子提取与整体结构

因子分析共提取 3 个特征值大于 1.00 的因子, 累计解释总方差 49% (因子 1: 25%, 因子 2: 13%, 因子 3: 11%)。30 名参与者中, 24 名在单一因子上具有显著负载 ($p<0.01$), 归属因子 1 (14 人)、因子 2 (6 人)、因子 3 (4 人) , 其余 6 名呈混杂或不显著负载, 未纳入解释 (见表 1)。三个因子的复合可靠性分别为 0.982、0.960 与 0.941, 因子间相关系数介于 0.315 至 0.561 之间, 内部一致性与区分效度均良好。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经验叙事型” (因子 1)、“情感规避型” (因子 2) 与 “情境依附型” (因子 3) , 分别代表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在 GenAI 情境中三种典型的主观情感调节模式。

表 1 旋转后因子负载矩阵

参与者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归属
P1	0.727	0.055	0.461	混杂
P2	0.364	-0.380	0.086	不显著
P3	0.634	0.138	0.376	✓ 因子 1
P4	0.057	0.685	-0.235	✓ 因子 2
P5	0.100	0.010	0.636	✓ 因子 3
P6	0.556	0.218	0.427	✓ 因子 1
P7	0.156	0.523	0.316	✓ 因子 2
P8	0.344	0.477	0.320	✓ 因子 2
P9	0.774	0.099	0.012	✓ 因子 1
P10	0.311	-0.424	0.281	不显著
P11	0.717	0.298	0.208	✓ 因子 1
P12	0.194	0.204	0.659	✓ 因子 3
P13	0.319	0.640	0.143	✓ 因子 2
P14	0.675	0.363	-0.208	✓ 因子 1

参与者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归属
P15	0.444	0.047	-0.013	✓ 因子 1
P16	0.498	0.618	-0.040	混杂
P17	0.619	0.109	0.154	✓ 因子 1
P18	0.549	-0.024	-0.053	✓ 因子 1
P19	0.592	0.331	0.106	✓ 因子 1
P20	0.449	0.416	0.130	✓ 因子 1
P21	0.620	0.426	0.139	✓ 因子 1
P22	0.331	0.156	0.589	✓ 因子 3
P23	0.553	0.183	-0.015	✓ 因子 1
P24	0.652	0.447	0.191	混杂
P25	0.181	0.481	0.173	✓ 因子 2
P26	0.333	0.556	0.319	✓ 因子 2
P27	-0.234	-0.117	0.494	✓ 因子 3
P28	0.710	0.076	0.397	✓ 因子 1
P29	-0.065	0.466	0.466	混杂
P30	0.742	0.060	0.381	✓ 因子 1
解释方差	25%	13%	11%	累计解释方差：49%

注: 加粗数值表示显著负载 (≥ 0.43 , $p < 0.01$)。“混杂”表示参与者在多个因子上均达显著负载,“不显著”表示该参与者在任何因子上都未达到显著负载,无法归属单一因子。

4.2 因子 1: 经验叙事型

因子 1 共 14 名参与者显著负载,解释总方差 25%。这类教师的核心情感调节方式是将过往 AI 使用经验与专业积累主动转化为应对技术变革的内在资源,在 GenAI 冲击下保持稳定的身份认同。表 2 呈现其得分最高与最低的各 5 条陈述。

表 2 因子 1 (经验叙事型) 核心陈述排序

Q 排序值	语句	陈述内容	Z 分数
+4	Q35	对 GenAI 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使其因地制宜	1.36
+4	Q9	教学重点应转向学生精神、情感与心理健康	1.22
+3	Q7	过度依赖 GenAI 会削弱学生自主思考能力	1.21
+3	Q10	AI 只是辅助工具,无法取代真实人际互动	0.99
+3	Q23	在技术敬畏与自身自信之间寻找心理平衡	0.93
-3	Q18	学生用 GenAI 质疑我时感到恐慌,压力倍增	-1.43
-3	Q8	专业知识瞬间贬值,对职业前景感到悲观	-1.67
-3	Q31	曾委婉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GenAI 工具	-1.78
-4	Q5	严重怀疑自己的教师地位与核心价值	-1.85
-4	Q30	有了 GenAI 代劳,产生“旅游为主、工作为辅”的懈怠	-2.20

注: 浅灰底色行为高度认同陈述 (正向排序), 白底行为强烈排斥陈述 (负向排序)。Z 分数加粗表示该陈述区分性阈值显著。

这类教师最强烈认同“对 GenAI 进行二次开发”(Q35, $Z=1.36$), 将 GenAI 视为需要专业加工的原材料而非现成工具; 同时高度认同教师在情感陪伴与批判思

维培养上的不可替代性 (Q9, $Z=1.22$; Q7, $Z=1.21$)。他们对 Q30 (懈怠, $Z=-2.20$) 和 Q5 (身份危机, $Z=-1.85$) 的强烈排斥, 以及区分阈值十分显著的陈述 Q31 ($Z=-1.78$, $P < 0.0001$) 的

强烈排斥，共同表明这类教师既不因 GenAI 而动摇自我认同，也不以限制技术来维护权威。P6 的评论直接印证了这一点：“很多东西都需要经过教师的判断，并不能直接使用。”这一模式的深层机制在于过往情感经验的主动调用——教师将积累的专业判断力与人文关怀经验转化为面对技术变革时稳定的身份锚点，而非被动承受 GenAI 带来的角色冲击。正是这种将历史经验叙事化、资源化的情感调节路径，使因子 1 教师在三类模式中呈现出最为稳定的数字身份重构走向。

4.3 因子 2：情感规避型

因子 2 共 6 名参与者显著负载，解释总方差 13%。这类教师面对 GenAI 的首要情感调节方式是建立规则边界，其背后驱动力并非技术保守主义，而是过往经验中积累的对课堂失控与权威受挫的情感敏感性。表 3 呈现其核心陈述。

表 3 因子 2（情感规避型）核心陈述排序

Q 排序值	语句	陈述内容	Z 分数
+4	Q36	与学生共同制定 “GenAI 使用规则”	1.82
+4	Q10	AI 只是辅助工具，无法取代真实人际互动	1.40
+3	Q9	教学重点应转向学生精神、情感与心理健康	1.26
+3	Q6	GenAI 中文语料存在文化偏见，可靠性存疑	1.01
+3	Q33	愿意参加 GenAI 融入汉语课堂的专业培训	1.00
-3	Q20	用 GenAI 生成教案时我偶尔会有偷懒的负罪感	-1.51
-3	Q17	初次接触 GenAI 时产生严重技术自我怀疑	-1.68
-3	Q32	过度依赖标准化教案，忽略学生真实反馈	-1.70
-4	Q8	专业知识瞬间贬值，对职业前景感到悲观	-2.19
-4	Q5	严重怀疑自己的教师地位与核心价值	-2.57

注：浅灰底色行为高度认同陈述（正向排序），白底行为强烈排斥陈述（负向排序）。Z 分数加粗表示该陈述区分性阈值显著。

“与学生共同制定 GenAI 使用规则”（Q36）的 Z 值为 1.82，远高于该语句在其他因子上的得分，是因子 2 最具代表性的区分性语句。理解这一选择的关键，在于 Q18（“学生用 GenAI 质疑我时感到恐慌”）的跨因子差异：因子 2 的 Z 值为 0.43，而因子 1 为 -1.43、因子 3 为 -1.86——对权威受挫的情感恐惧，才是规则建构冲动的真实来源。P13 的评论印证了这一点：“全班都用 ChatGPT 生成作文，GenAI 严重影响了正常作业的完成。”规则在此不仅是教学管理工具，更是情感防御的外化形式。这一机制的形成路径在于：过往教学经历中对失控感的反复体验，使这类教师在面对 GenAI 带来的新一轮不确定性时，将边界建构作为首要的情感调节策略，以外部秩序的确立来管理内在的焦虑与不安。

4.4 因子 3：情境依附型

因子 3 共 4 名参与者显著负载，解释总方差 11%。这类教师对 GenAI 的态度表面上最为乐观开放，实则缺乏稳定的内在价值框架，呈现出高度的情境波动性与内在矛盾性。表 4 呈现其核心陈述。

表 4 因子 3（情境依附型）核心陈述排序

Q 排序值	语句	陈述内容	Z 分数
+4	Q2	师生打破知识壁垒，成为平等学习伙伴	1.56
+4	Q1	GenAI 让国际中文教学进入智能化新时代	1.52
+3	Q36	与学生共同制定“GenAI 使用规则”	1.18
+3	Q3	GenAI 使学生学习更个性化，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1.15
+3	Q7	过度依赖 GenAI 会削弱学生自主思考能力	1.12
-3	Q12	教师正从讲授者转为 AI 辅助学习的把关人	-1.29
-3	Q18	学生用 GenAI 质疑我时感到恐慌，压力倍增	-1.86
-3	Q32	过度依赖标准化教案，忽略学生真实反馈	-1.87
-4	Q19	完全照搬 GenAI 思路，觉得自己像“提线木偶”	-1.94
-4	Q17	初次接触 GenAI 时产生严重技术自我怀疑	-2.36

注：浅灰底色行为高度认同陈述（正向排序），白底行为强烈排斥陈述（负向排序）。Z 分数加粗表示该陈述区分性阈值显著。

因子 3 同时高度认同 Q1、Q2（拥抱变革）与 Q36（制定规则），又强烈排斥 Q17、Q19（困惑与被动感），呈现出典型的内在矛盾性。

这类教师对“师生平等”“智能化新时代”（Q2、Q1）的高度认同（ $Z=1.52$ 、 $Z=1.56$ ），显示出鲜明的变革乐观主义；然而他们同时认同“委婉禁止学生使用 GenAI”（Q31， $Z=1.10$ ， $P<0.0001$ ），与上述立场直接矛盾。与此同时，他们对 Q17（技术自我怀疑， $Z=-2.36$ ）和 Q19（提线木偶感， $Z=-1.94$ ）的强烈排斥，表明他们拒绝承认真实存在的困惑与被动感。这类教师在认知上高度认可 GenAI 带来的平等化与个性化价值（Q1、Q2、Q3），却同时倾向于在行为层面限制学生使用，两种立场之间缺乏情感整合的桥梁。这一模式的根源在于过往情感经验未能形成稳定的叙事资源：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积累与反思性经验，这类教师在面对 GenAI 情境时无法调用内在锚点，其情感调节方式高度依赖外部情境驱动，在相互冲突的立场之间缺乏整合能力，数字身份重构因此呈现出碎片化特征。

4.5 跨因子比较

在共识层面，三个因子在若干陈述上呈现跨因子共识：均排斥 Q5（身份危机）与 Q8（职业悲观），均认同 Q35（二次开发）与 Q28（自我提升），表明专业主体意识是本研究样本的共底色，海外新手汉语教师群体整体上未因 GenAI 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

然而，三因子的核心分歧则集中体现了 Perezhivanie 的差异化作用机制。Q18（权威受挫恐慌）仅因子 2 认同（ $Z=0.43$ ），揭示其情感调节模式的历史根源；Q30（懈怠）因子 1 强烈排斥（ $Z=-2.20$ ）而因子 2 相对认同（ $Z=0.53$ ），凸显两种情感调节机制在职业道德感塑造上的根本分歧；Q31 与 Q36 的分歧则清晰区分了三类教师的行为选择——因子 1 不干预（Q31， $Z=-1.78$ ），因子 2 立规则（Q36， $Z=1.82$ ），因子 3 矛盾地两者兼取，印证了内在锚点缺位下身份重构的碎片化特征。综合而言，过往情感经历通过不同的激活与转化路径，分别塑造了经验叙事型、情感规避型与情境依附型三种数字身份重构走向，三者共同勾勒出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在 GenAI 时代数字身份重构的差异化图景。

5 讨论

本研究发现,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在 GenAI 情境下的数字身份认同呈现出经验叙事型、情感规避型与情境依附型三种典型的主观情感调节模式。三类模式的结构性分歧表明,教师对 GenAI 的回应并非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根植于其过往情感经验的累积结构之中。这与现有研究中的“技术接受倾向”(马牧青, 2024)形成对照——若仅从使用意愿或工具效能理解教师与 GenAI 的关系,必然忽视情感过程对身份重构的决定性作用。

三类模式共同揭示了海外新手汉语教师数字身份建构的内在异质性。经验叙事型教师展现出较稳健的重构路径:他们将 GenAI 视为需要专业加工的素材,以“二次开发”逻辑主动整合技术,同时坚守教师在情感陪伴与批判思维培养上的不可替代性。这并非技术保守主义,而是在人机协同框架内对自身专业价值的再确认。情感规避型教师的核心选择是建立规则边界,但其关键不在规则本身,而在规则背后所压抑的情感——对课堂失控与权威受挫的历史性敏感,构成规则建构的深层动因,规则在此是情感防御的外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教师的专业主体意识并未消解,规则建构更接近过渡性策略而非稳态结果。情境依附型教师的困境则相对隐蔽:表面的技术乐观主义掩盖了认知认同与行为限制之间的深层矛盾,对技术困惑与被动感的强烈排斥,反映出其情感调节能力的有限性,与周东(2024)所指出的教师因失去专业反馈来源而难以形成稳定身份归属感的判断相吻合。三类模式虽路径各异,却共享一个特征:均未因 GenAI 冲击产生根本性的身份解体,专业主体意识构成这一群体普遍的情感基础。这表明,积极态度并不等同于稳定的身份重构能力,情感调节机制的质量差异才是决定性变量。

进一步以 *Perezhivanie* 为框架分析,过往情感经验作为调节机制的差异化路径得以清晰呈现。Veresov (2019) 将 *Perezhivanie* 区分为“个体如何经历”(过程)与“个体经历什么”(内容)两个维度,三类教师的差异本质上是这两个维度在不同情感背景下的不同表现。经验叙事型教师的过往经验具有较强的内在整合性,专业判断力与人文关怀的持续积累构成稳定的认知参照,使其能将 GenAI 冲击纳入既有意义框架,矛盾由此转化为发展动力而非威胁来源。情感规避型教师的情感经历则以高度敏感性发挥作用,反复经历的失控记忆使其在新一轮不确定性面前优先启动防御反应——*Perezhivanie* 在此并非缺席,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制约着教师的行为选择,印证了 Vygotsky (1934 / 1986: 50) 关于认知与情感辩证统一、共同塑造个体应对逻辑的论断。情境依附型教师的根本困境在于 *Perezhivanie* 内容维度的薄弱:过往经验尚未形成可供调用的认知资源,身份协商因此缺乏内在支撑,行为取向随外部环境被动调整,呈现认知与情感相互脱离的状态,身份重构由此碎片化。

由此可见,过往情感经验的内在整合程度,构成 *Perezhivanie* 在 GenAI 情境下发挥调节作用的关键变量。这一发现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它将 *Perezhivanie* 的解释范围从课堂互动延伸至数字身份认同领域,为身份认同动态建构性的论述提供了情感过程维度的实证依据(段俊吉, 2025)。其二,它表明将教师理解为具有情感经历历史的专业主体,正视其过往经验对当下身份协商的持续影响,有助于突破“技术接受偏向”的局限,赋予教师数字身份认同研究以更充分的时间维度与情感深度。

6 结语

本研究以 Q 方法为研究工具,以 *Perezhivanie* 为分析框架,对 30 名来自 15 个国家的海外新手汉语教师展开实证考察,识别出经验叙事型、情感规避型与情境依附型三种数字身份认同

模式，并揭示了过往情感经验作为调节机制在三类模式中的差异化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教师对 GenAI 的回应方式根植于其情感经历的累积结构，而非单纯由技术条件或使用意愿所决定。就理论贡献而言，将 *Perezhivanie* 作为分析框架纳入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师研究，为该领域开辟了关注情感经历与身份协商关系的分析视角，填补了既有研究的空白。同时，教师数字身份认同的生成并非线性的技术适应过程，而是由过往情感经验所调节的主观建构过程，丰富了身份认同动态建构性的相关论述。在实践层面，三类模式的识别提示，对海外新手汉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支持不宜止步于技术能力的提升，教师个体情感经历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有待后续研究深化与论证。首先，受 Q 方法范式的限制，本研究仅捕捉教师在特定时间节点的主观情感调节立场，无法追踪数字身份认同的动态演变过程，也未能对过往情感调节机制的作用过程进行纵向考察。其次，本研究的参与者分布于 15 个国家，但各国样本数量并不均衡，可能影响跨文化比较的代表性。此外，尽管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全部为正在海外任教的汉语教师，但他们在不同国家任教，教学情境与 GenAI 使用经验上都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情感调节模式的解读。未来研究可结合纵向追踪设计和更具代表性的跨国样本，进一步深化对海外汉语教师数字身份认同动态建构过程的理解。

致谢

本文是 2024 年西南林业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反馈情境下汉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学生成效研究”（YB202430）和西南林业大学 2023 年度校级文科项目“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马本土汉语教材建设路径研究”（WKYB2309）的阶段性成果。

附录：36 条 Q 陈述句完整列表

- Q1. GenAI 让国际中文教学进入智能化新时代；
- Q2. 师生打破知识壁垒，成为平等学习伙伴；
- Q3. GenAI 使学生学习更个性化，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 Q4. 学生用 GenAI 拓展思想深度，更客观理解中国文化；
- Q5. 严重怀疑自己的教师地位与核心价值；
- Q6. GenAI 中文语料存在文化偏见，可靠性存疑；
- Q7. 过度依赖 GenAI 会削弱学生自主思考能力；
- Q8. 专业知识瞬间贬值，对职业前景感到悲观；
- Q9. 教学重点应转向学生精神、情感与心理健康；
- Q10. AI 只是辅助工具，无法取代真实人际互动；
- Q11. 我在尝试将 GenAI 融入教学的同时，仍对其局限性保持警惕；
- Q12. 教师正从讲授者转为 AI 辅助学习的把关人；
- Q13. 使用 GenAI 让我感受到教学创新的兴奋与成就感；
- Q14. GenAI 帮助我更好地应对跨文化教学中的不确定性；
- Q15. 过往的学习经历让我对新技术保持开放与好奇；
- Q16. GenAI 让我重新发现了教学的乐趣与可能性；

- Q17. 初次接触 GenAI 时产生严重技术自我怀疑;
- Q18. 学生用 GenAI 质疑我时感到恐慌, 压力倍增;
- Q19. 完全照搬 GenAI 思路, 觉得自己像“提线木偶”;
- Q20. 用 GenAI 生成教案时我偶尔会有偷懒的负罪感;
- Q21. 我对 GenAI 既有期待又有抵触, 难以形成稳定的情感立场;
- Q22. 过往的挫折经历使我在面对 GenAI 时更加谨慎, 但并不排斥;
- Q23. 在技术敬畏与自身自信之间寻找心理平衡;
- Q24. 我的情感体验随教学情境的变化而波动, 难以归纳为单一态度;
- Q25. 我主动探索 GenAI 在汉语教学中的创新应用场景;
- Q26. 我将 GenAI 生成内容与自身教学经验结合, 形成个性化教学方案;
- Q27. 积极使用 GenAI 查找当地文化习俗, 加速跨文化适应;
- Q28. 我将 GenAI 视为专业成长的契机, 主动寻求相关培训与学习资源;
- Q29. 我倾向于在课堂中减少 GenAI 的使用, 以维护传统教学秩序;
- Q30. 有了 GenAI 代劳, 产生“旅游为主、工作为辅”的懈怠;
- Q31. 曾委婉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GenAI 工具;
- Q32. 过度依赖标准化教案, 忽略学生真实反馈;
- Q33. 愿意参加 GenAI 融入汉语课堂的专业培训;
- Q34. 我在不同教学情境中对 GenAI 的使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难以形成一致策略;
- Q35. 对 GenAI 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使其因地制宜;
- Q36. 与学生共同制定“GenAI 使用规则”。

参考文献

- Brown, S. R. (1980).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pplication of Q method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ai, Wei (蔡薇), Chu, Chengzhi (储诚志), Cui, Xiliang (崔希亮), Ding, Anqi (丁安琪), Liang, Xia (梁霞), Liu, Lening (刘乐宁), Song, Jihua (宋继华), Xin, Xianwei (辛现伟), Wen, Xiaohong (温晓虹), Wu, Weiping (吴伟平), Xun, Endong (荀恩东), Yu, Zhiqiang (俞志强), Zhan, Weidong (詹卫东), & Zhao, Yang (赵杨). (2025). DeepSeek 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创新与发展 [DeepSeek Empower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9(3), 291–315. <https://doi.org/10.13724/j.cnki.ctiw.2025.03.010>
- Ding, Junfeng (丁俊峰), & Wang, Yamin (王亚敏). (2025). 职前国际中文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类型及成因——基于 Q 方法的研究 [Attitude Types and Causes of Pre-servic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wa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 Study Based on Q Methodology].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3(3), 49–54.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457/h.2025.03.010>

- Duan, Junji (段俊吉). (2025). 教师身份的数字流动及其认同建构 [The Digital Flow of Teacher Ident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中国远程教育 [Chines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45(6), 111–125. <https://doi.org/10.13541/j.cnki.chinade.2025.06.002>
- Feng, Lingyu (冯凌宇), Wang, Pingli (王萍丽), & Hu, Mengyi (胡梦怡). (2022). 新时代外派国际中文教师身份认同状况调查——以英国外派国际中文教师为例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Identity in the New Era: Case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Dispatched to UK]. 民族教育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33(3), 169–176. <https://doi.org/10.15946/j.cnki.1001-7178.2022.03.020>
- Hogg, M., & Abrams, D. (2006).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Routledge.
- Irie, K. (2014). Q methodology for post-social-turn research in SLA.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1), 13–32. <https://doi.org/10.14746/sslt.2014.4.1.2>
- Lantolf, J. P., & Swain, M. (2019). Perezhivanie: The cognitive–emotional dialectic withi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In A. Al-Hoorie & P. D. MacIntyre (Eds.), *Contemporary language motivation theory: 60 years since Gardner and Lambert (1959)* (pp. 80–105). Multilingual Matters.
- Lu, Xiuchuan (鹿秀川), & Zheng, Yongyan (郑咏滢). (2019). 中国大学生英西双语动机探索研究 [Exploration of Motivation in English-Spanish Bilingual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Fudan Forum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 28–36.
- Ma, Muqing (马牧青). (2024). 职前英语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接受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UTAUT 模型的定性分析 [A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UTAUT Model]. 外语电化教学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04), 67–73+110. <https://doi.org/10.20139/j.issn.1001-5795.20240410>
- Othman, J., & Aljuhaish, S. (2021). Factors influencing non-native EFL teacher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t a Saudi school in Kuala Lumpur. *Arab World English Journal*, (3), 524–535.
- Peng, Jian'e (彭剑娥), & Xu, Hongchen (许宏晨). (2025).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 Q 方法案例分析 [Q Methodology of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 Case Analysi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Qin, Lili (秦丽莉), & Derakhshan, A. (2025). 情感体验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师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动性：一项 Q 方法研究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gency in using GenAI from the lens of perzhivanie: A Q-method study].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8(3), 72–84. <https://doi.org/10.20083/j.cnki.fleic.2025.0029>
- Qin, Lili (秦丽莉), He, Yanhua (何艳华), & Ouyang, Xibei (欧阳西贝). (2019). 新手教师情感对认知发展影响的叙事研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the Emotional Effect on a Novice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Cognitive Development]. 现代外语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6), 818–829.
- Qin, L., & Niu, B. (2025).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nd perzhivaniya in adopting technology-assisted language teaching: A longitudinal Q-methodology Approach. *Porta Linguaru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XIII), 301–319. <https://doi.org/10.30827/portalin.viXIII.32662>
- Qin, Lili (秦丽莉), Yao, Lan (姚澜), & Niu, Baogui (牛宝贵). (2022). 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 Perezhivanie 的概念内涵与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Perezhivanie in Sociocultural Theory: Its Concept and Relevant Studies].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44(1), 11–24.
- Richards, J. C. (2023). Teacher, learner and student-teacher identity in TESOL. *RELC journal*, 54(1), 252–266.

- Robson, J. (2018). Performance, structure and ideal identity: Reconceptualising teachers' engagement in online social spac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9(3), 439–450.
- Song, Jihua (and others) (宋继华等), Xu, Juan (and others) (徐娟等), Wang, Hongbin (王鸿滨), Fang, Haiguang (and others) (方海光等), Li, Hongxiu (and others) (李洪修等), Wang, Xuenan (王学男), & Zhang, Zhaoxia (and others) (张朝霞等). (2025). DeepSeek 驱动下的教育生态变革 (笔谈)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Ecology Driven by DeepSeek (Written Discussions)].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 8–30. <https://doi.org/10.20247/j.issn1671-1106.2025.03.002>
- Veresov, N. (2019). Subjectivity and perezhivanie: Empi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F. González Rey, A. Mitjáns Martínez, & D. M. Goulart (Eds.), *Subjectivity within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 Theory,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p. 61–83). Springer.
- Vygotsky, L. S. (1971). *The psychology of art* (Scripta Technica Inc., Trans.).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5)
- Vygotsky, L. S. (1986). *Thought and language* (A. Kozulin, Trans.). The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 Vygotsky, L. S. (1987).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 S. Vygotsky, Volume 1. Problems of General Psychology. Including the Volume Thinking and Speaking [M]. New York: Plenum.
- Wang, D., & Mason, C. (2023). Becoming a non-nativ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n identity triangle model analysi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58, 225–242. <https://doi.org/10.1007/s40841-023-00281-8>
- Watts, S. (2015). Develop a Q methodological study. *Education for Primary Care*, 26(6), 435–437. <http://dx.doi.org/10.1080/14739879.2015.1101855>.
- Watts, S., & Stenner, P. (2012). *Doing Q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51911>
- Xie, Jingxian (谢竞贤), & Wang, Jing (王靖). (2026). 中国英语教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English Teachers' Intentions Toward AI Adoption in Education].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47(2), 57–64.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023/h.2026.02.001>
- Xu, Yueting (许悦婷), & Gu, Yue (古玥). (2025). 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教学与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与出路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Era of AI: Challenges, Identity Tensions and Solutions]. 当代外语研究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1), 60–72.
- Yuan, C. W., Zhu, Y., & Slaughter, Y. (2024). A Q methodological study into pre-service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teachers' mindsets about teaching competenc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515/iral-2023-0228>
- Zhao, X., Sun, P. P., & Gong, M. (2024). The merit of grit and emotions in L2 Chinese online language achievement: A case of Arabian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1(3), 1653–1679.
- Zhao, X., Liu, G. L., Eerdemutu, L., & Shirvan, M. E. (2025). Do shyness and emotions matter in shaping classroom engagement? A study of multilingual learners of Chinese in Thailand.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19.
- Zhao, X., & Wang, D. (2026). The impact of ChatGPT's feedback on L2 Chinese learners' writing outcome, confidence, and emotions: A mixed-method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Assessing Writing*, 68, 101027.

- Zhao, Xian (赵欣), Wang, Danping (王丹萍), & Ren, Wei (任伟). (2026). 从理论建构到实证研究：积极心理学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探索与展望 [The Exploration and Prosp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mpirical Research].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 [Journal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01), 125-149.
- Zhao, Yimo (赵倚墨), & Wang, Jingyang (王婧阳). (2025). 基于 Q 方法的中文学习者对智能写作反馈的接受度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Learners' Acceptance of Intelligent Writing Feedback Based on Q Methodology]. 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 of Qiqihar Teachers College], (2), 86-90. <https://doi.org/10.16322/j.cnki.23-1534/z.2025.02.027>
- Zheng, Yongyan (郑咏滢). (2023). 超学科范式下应用语言学 Q 方法的创新与前瞻 [Q Methodology within a Transdisciplinary Shif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Innov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 2-10.
- Zhou, Dong (周东). (2024).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身份镜像：困境与建构 [Teachers' Identity Mirror Imag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lemma and Construction]. 中国远程教育 [Chines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4), 81-93.

投稿: 2026 年 4 月 16 日, 接受: 2026 年 8 月 26 日, 出版: 2026 年 9 月 8 日

作者简介

孙志超, 西南林业大学教师。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国际中文教育。

赵小亮, 西南林业大学教师、厦门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国际中文教育。

马晓柯,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 (2026 年录取)。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

Perezhivanie-Mediated Regula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among Novic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GenAI Era: A Q-Methodological Study

Zhichao Sun

Xiaoliang Zhao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China

Xiaoke M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rapidly transforming how language education works. Most studies so far have looked at whether teachers plan to accept new technology, but these studies miss something deeper; they overlook how teachers' emotions shape the way they rebuild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takes a different path. It uses Vygotsky's concept of *Perezhivanie* as its framework — the idea of how a person emotionally lives through and makes sense of an experience. The study applies Q methodology to examine 30 novic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from 15 countries, using 36 Q statements. Factor analysis produced three emotional regulation patterns: (1) the Narrative-Experiential Type: these teachers turn their pas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to stories and use them as resources; within a human-AI partnership, they confirm their own worth and rebuild their identity in a strong and steady way; (2) the Emotional-Avoidant Type: these teachers act from a defensive mindset and set up clear rules to keep the technology at a distance, so their identity stays in a state of ongoing negotiation; (3) the Context-Dependent Type: these teachers appear to welcome the changes GenAI brings, but a gap runs beneath the surface. They accept the technology in their minds, yet their actions stay limited, and this split leaves their identity rebuilt only in fragments. The findings point to one key variable: how much a teacher turns emotional experience into a story decides how well *Perezhivanie* helps them adjust. One more point stands out — none of the three types lost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when GenAI disrupted their work; instead, all of them shared one emotional baseline,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agency. This study not only moves beyo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s bu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hift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from a “skills-oriented” approach toward one that recognizes and addresses the underlying emotional dynamics of technology us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novice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igital identity, *Perezhivanie*, Q methodology

Zhichao Sun, Lecturer,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Xiaoliang Zhao, Lecturer,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PhD candidate at Xiam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Xiaoke Ma, admitted in 2026 as a Master's studen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